

我的高中 有女新郎，还有“打”学生的老师

新晚报

08

2023年
11月3日
星期五

人
事
记

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三事儿

新
闻
报

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 程世欣

□刘世胜

女新郎

20世纪70年代，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哈尔滨市第十五中学度过的。那里的教室、走廊、校园操场、林荫小道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如今，回望那片曾属于十五中的地方，感觉还是那么的亲切，仿佛耳畔还能依稀听到朗朗的读书声。那些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尽管已经退出教学舞台，有些甚至已经作古，但他们往日的音容笑貌、讲课风采依然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当年十五中坐落在顾乡工农大街6号，那座造型独特的三层楼，曾经也算是顾乡屯的地标建筑了。十五中成立于1954年，可謂是历史悠久，底蕴丰厚，人才辈出，这里也曾是学子腾飞的摇篮，教师成长的沃野，是当时周边最好的学校。

学校每年都要举办运动会，我要说的这次运动会是我们上高一时举办的。上高中时，我去了文科班，50多名学生的班级，男生只有7人，我们的班主任是朱国忠老师，朱老师很智慧，他知道运动会是体育竞技活动，这对于文科班来说没有什么优势，要想在运动会上出彩，只有避开别人的强项，另辟蹊径，才能发挥文科班独有的优势。

经过老师和班委会的反复酝酿，最终确定的方案，是在运动会开场时，演出一场别开生面的“跑早船”。“跑早船”取材于传统戏《打渔杀家》里的一段情节，配上民间锣鼓的旋律，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方案确定后，就是选演员和演出排练。根据剧情，需要选出新娘、新郎、老渔翁各一人，还是朱老师独具慧眼，他先确定由战彩云出演新娘，王彩凤出演新郎，老渔翁就由人高马大的李鸿波出演。

演员确定后，就是每天抽出时间进行排练，我们几个男生被安排的活是敲锣打镗，这时我们才明白，老师不让我们上场当演员，是把男生这几个“有限资源”，用在重体力活上了。看着李鸿波领着两个小女生，在排练场上连扭带蹦，搔首弄姿，出尽风采，而我们只能在场外敲锣打鼓，鼓点跟不上，还要挨老师骂，这心情真是五味杂陈啊！

到了运动会正式演出那天，早船用彩绸进行了捆扎，战彩云披上了新娘服装，经过化妆与平时相比判若两人，真是小家碧玉；王彩凤经过化妆，所饰演的新郎清新俊朗；李鸿波穿上长袍，戴上白胡须，手持船桨，把老渔翁饰演得有模有样。

只是天公不作美，运动会刚刚开幕，就刮起了大风。两艘早船被风吹得就像颠簸在海上的狂风巨浪之中，根本无法按照事先排练的程序进行。这可苦了李鸿波，他既要照顾新娘的早船，又要照顾新郎的早船，为使这两只早船不被风吹得太远，他只能一手抓住一只，迎风前行，其间还要照顾剧情。看来这活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若是换成我，别说用手抓早船，恐怕自己都不知道被风吹到哪儿去了。尽管有狂风的捣乱，但演出仍然很成功，《跑早船》节目的演出，震惊了全场观众，我们班的节目



格外出彩。

事后总结时，所有参与演出的同学都受到了表扬，虽然我不是出场的演员，但也为演出作出了努力，理所当然在表扬之列。通过这次演出，我有了一些感悟，戏曲小舞台，人生大舞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找好自己的定位，既然不能当主角，那就要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只有这样，才能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抢椅子

上初中那会儿，班级里的设施还比较简陋破旧，就连学生用的桌椅，也是破旧不堪，有“心计”的同学会早点到班级，将自己坐的残破椅子与其他好一些的椅子进行调换。有一天，班里一位女生，按当时的标准属于“野蛮女生”一类的同学，她来得很早，把我坐的稍好一些的椅子换到她那里，把她坐的残破椅子调换给另一同学，又把那个同学看似比她那把稍好些的椅子换个我。可是，她这一番折腾，恰被走进教室的司宏伟看见了。

司宏伟与我很好。司宏伟有个特点，那就是本人不会武功，却有着侠肝义胆，在别人有难或看到不公的事时，敢于不计后果地挺身而出。当他看到“野蛮女生”正在折腾我的座椅后，立即上前制止，并与她理论，同时要求她将属于我的椅子还回来。

“野蛮女生”怎么可能听他的，蛮不讲理的劲头立刻涌现。此时，进教室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秩序良好”地围成一圈看热闹。司宏伟看与她讲不出道理，便上前出手抢椅子，“野蛮女生”毫不示弱，回手夺椅。就这样，你抢我夺，椅子开始在他们手中旋转，二人配合得也很默契，椅子在他们手中越转越快。但此时已经不像在进行“夺椅大战”，倒像是在表演杂技，围观的同学们对他们精彩的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最后，还是司宏伟不顾男人绅士风度，夺回椅子，结束了现场表演。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能当事人都未必记得了，但我每次忆起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旋转的椅子还不时地在我眼前飞舞着、旋转着，舞出了青春的色彩，旋出了人间冷暖。

朱老师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老师，我上高中遇到的第一位语文老师是一位让人又恨又爱的老师，说“恨”有些不准确，更多的是怕。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朱国忠，是一位40出头的男老师，他有一对炯炯有神、目光如电的小眼睛，似乎很威风的鼻子，和一张“饱经风霜”的大嘴。他身材不高却很魁梧，在未接触前，看起来特别淳朴。但如果你被他淳朴的外表，或“平易近人”的表象所迷惑，那就离惨不远了。

朱老师可不是一位惯学生的老师，我们班没挨过朱老师打或骂的好像不多。虽说是打，但男女生还是有区别的。打男生的时候比较随意，基本是拳脚加巴掌；打女生时还是有底线的，朱老师从不直接去打，而是借助一些工具，比如铅笔盒、书本之类。当然，在打女生时，象征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学生挨打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正确回答出老师的问题和老师交代的学习计划及考试成绩没有达到老师的预期。如此说来，朱老师与其说是老师，却更像是一位严厉的家长。

尽管如此，同学们对朱老师还是尊敬有加，每天都期待着听他的课。朱老师讲课风格很开放，他从不认为自己讲的就是真理，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知，提出质疑或是反驳。当你向朱老师提出反驳意见或不同想法时，即使观点站不住脚，朱老师也不会责备，而是鼓励大家大胆地去思考，进而再正确引导。

为了开拓文科生的知识面，朱老师制作了一个小黑板，挂在教室的后面，上面由指定同学每三天书写一首唐诗或宋词，强制大家必须背下来。朱老师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考核大家背诵情况，背下来的坐下，背不下来的站着，等待朱老师的统一惩罚。现在想起来，真要感谢朱老师的强制作风，现在的唐诗宋词张嘴就来，都是那时朱老师给逼出来的。

也许，朱老师不曾为自己留下过什么骄人的成绩。但是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永恒的阳光。我深深地庆幸，庆幸自己遇到了如此优秀的老师。因为他身上，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

当年，电视剧《年轮》还在十五中取过景。2003年，十五中的校址划归三十四中。时光如水，奔流不息，但抹不掉的，是精彩难忘的校园生活。比天高的，是师恩；比地厚的，是友谊，十五中学将永远扎根在我们心中……

与您约稿

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以随笔、散文、杂感等不同文体，对文化多元、风貌独特、底蕴深厚的哈尔滨，作出形象、深刻、诚挚的解读。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打捞、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

稿件字数1000-3000字，可配发若干老照片，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发至邮箱22354430@qq.com即可。